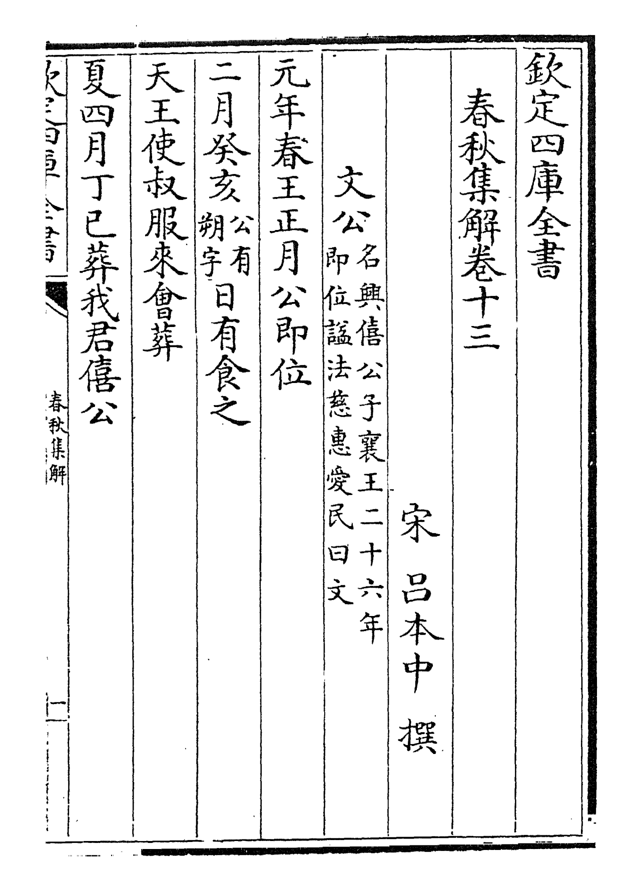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三

宋 呂本中 撰

文公 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公有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氏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緩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陸氏纂例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

武夷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衞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為信劉氏權衡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矣喪未畢而命非禮也

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既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錫命則曷為或書或不書常事不書有非常然後書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命謝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

高郵孫氏曰天王錫命魯公而魯公使得臣拜之非禮之甚者也魯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以往其為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傳秋晉侯彊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杜氏注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並作髠

左氏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

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

何氏注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武夷胡氏傳書世子殺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

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

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咈旨而見䏍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知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慽慽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

顔僣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徳孟明念之矣念徳不

怠其可敵乎

杜氏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伊川先生解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恵晉惡也秦

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

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

續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懟者謂之忿兵案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

為主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傳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穀梁傳譏其後也

武夷胡氏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吕氏曰練而用栗主過時而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為國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武夷胡氏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道抑高舉下處父云也者君臣辭也以抑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並作垂斂

左氏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襄陵許氏曰元年衛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

患秦楚專養中國罪苟有所委斯受之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武夷胡氏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葢後言不雨則是兾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

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杜氏注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

劉氏傳大事者何祫也祫則曷為謂之大事諸侯之大事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曰祫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曰禘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此非祖禰也其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

劉氏意林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末造也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

武夷胡氏傳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

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伊川先生解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是報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何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絕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

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陸氏纂例趙子曰譏使公子納幣也

武夷胡氏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

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常山劉氏曰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子而不述其所以葢公子公孫於國事皆臣禮而已唯婚姻之禮則於家人有尊卑之序若俾尊者從事則非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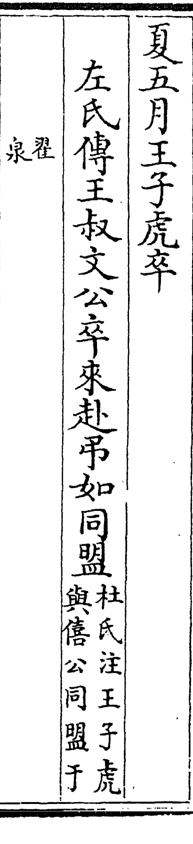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氏注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未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襃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襄陵許氏曰内會伐不書帥師始此則外重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杜氏注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

武夷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伊川先生解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改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

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左氏傳隊而死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雨耳歷代有

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陸氏纂例在晉都盟故不言地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氏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武夷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

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於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魯國有

興則書師師此一國之辭也諸侯侵伐則簡之矣

此天下之辭也中世以後天下崇武大夫尊強卒

乘繁興於是諸侯侵伐書卿師師且著内輕而外

重强弱相形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强國皆至者事近得詳事遠則不

得詳也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杜氏注君小君也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伊川先生解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劉氏意林逆婦姜于齊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弒強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罪也雖夫人預有罪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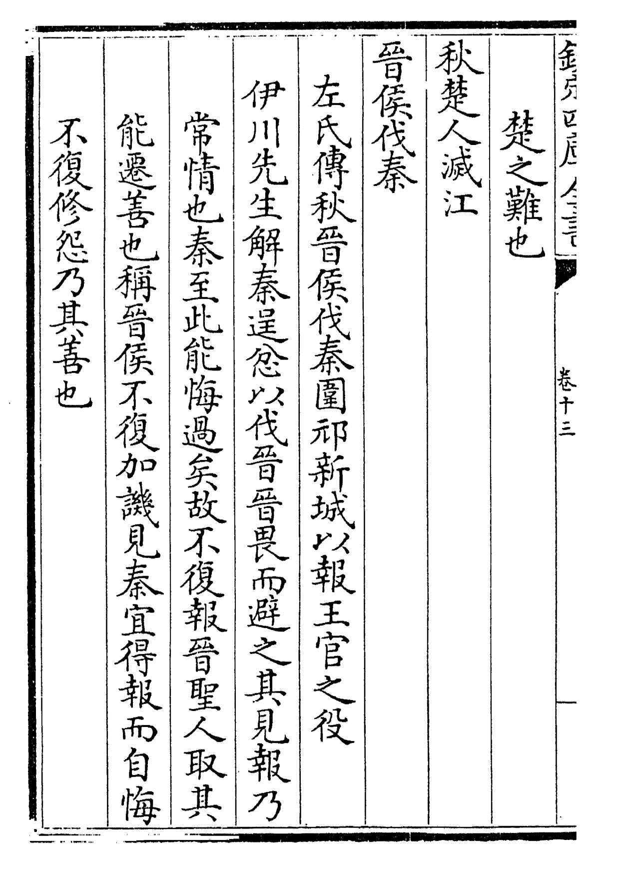
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吾以此觀之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

武夷胡氏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

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



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伊川先生解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武夷胡氏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

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衛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氏傳冬成風薨

伊川先生解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常山劉氏曰凡魯事之諱者皆由諱而後顯聖人之旨微哉

武夷胡氏傳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

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葢嫡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嫡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没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

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氏傳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伊川先生解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劉氏傳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是非天之法者何是始以妾為嫡也

武夷胡氏傳珠玉含車馬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

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

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

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氏纂例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

禮也

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宮而

不祔不書其葬葢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

葬葢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穀作毛伯來會葬

左氏傳召昭公來會葬

伊川先生解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一作倫也故不

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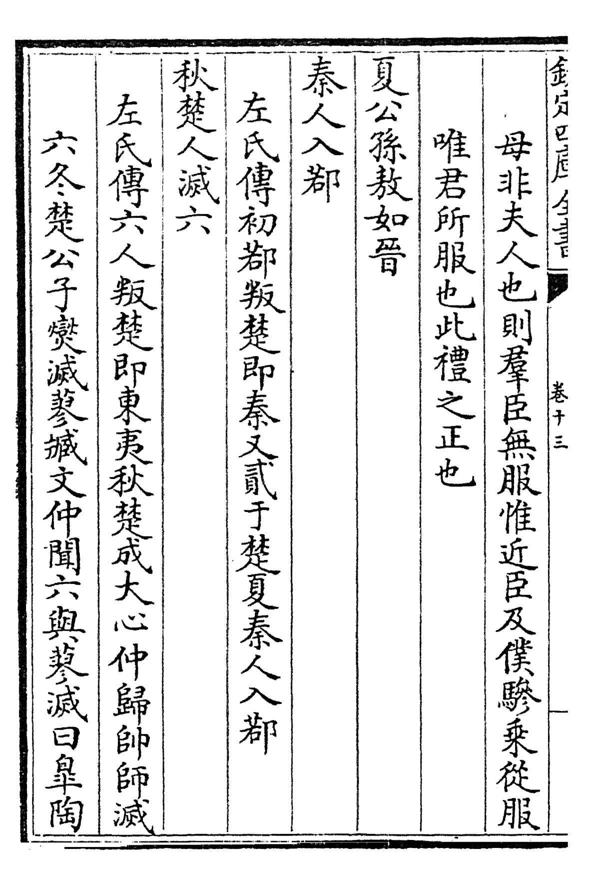
杜氏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武夷胡氏傳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

再命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

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贈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襄陵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曰君之



毋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唯君所服也此禮之正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

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杜氏注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

子聘於陳且娶焉

杜氏注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作讙）

左氏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穀作夜）姑出奔狄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

季奔狄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

武夷胡氏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户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

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禄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説矣

襄陵許氏曰處父賢趙盾而不可射姑為國忠謀豈曰黨哉使處父於此從容不言以免為智者是使

國不用賢而用亂人也非蹇蹇匪躬臣道之訓也
傳又罪其改蒐爲侵官當襄公時晉政未亂卿帥
之重孰能擅改使謀出處父而公行之又何咎焉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
也何以爲民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

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

劉氏傳閏月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為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

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遂城郚

左氏傳公伐邾閒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杜氏注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

夏四月宋公王(穀作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傳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芘蔭矣不

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

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伊川先生解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唯此秦敗不書者晉曲甚

故也何者晉使先蔑召公子雍於秦秦為送之晉反背約禦秦師而敗之秦何罪焉故不書秦敗所以甚晉人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晉秦稱人晉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晉先蔑奔秦公羊晉先眛以師

左氏傳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泰山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中而出

常山劉氏曰杜氏曰不言出在外奔他皆倣此

狄侵我西鄙

左氏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酆舒且讓之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

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没莫之忌

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氏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公侯及卿大夫

伊川先生解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杜氏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某大夫盟者惟二例耳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年晉大夫是也春秋之法外臣不盟我公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君薨而嗣子少若靈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矣

武夷胡氏傳趙盾内専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

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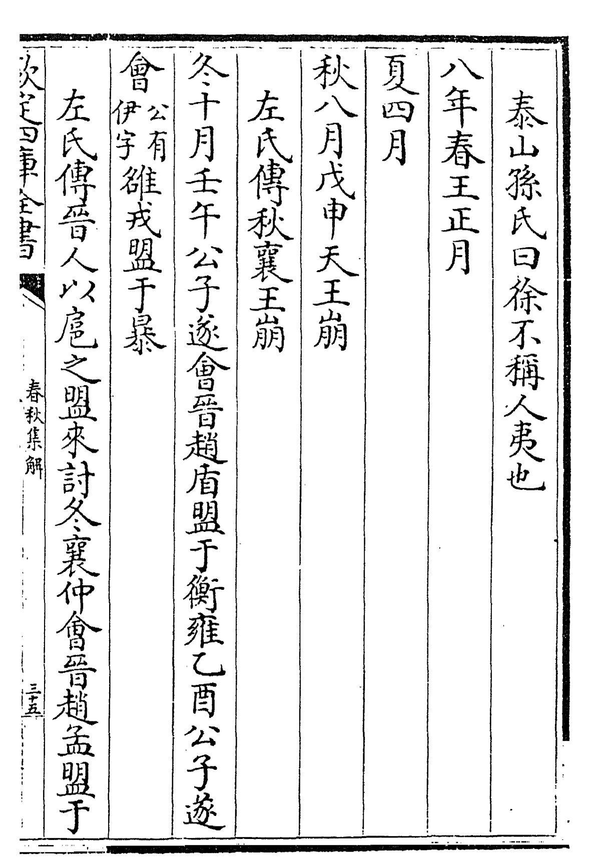
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君子惡之靈公始立而

失正如此其將無以終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公穀並作蒞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

穀梁傳涖位也其曰位何前定也



泰山孫氏曰徐不稱人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公有伊字雒戎盟于暴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

衛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劉氏傳曷為再言公子遂兩之也

襄陵許氏曰戎醜在雒亂華甚矣稱公子遂兩之也

兩之也者内諸夏而外戎也春秋所謹如此而晉

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既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

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左氏傳穆伯取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

叔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為仲逆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陸氏纂例還者事畢復者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黄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武夷胡氏傳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敖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於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

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室欲之方也

公作

𨫼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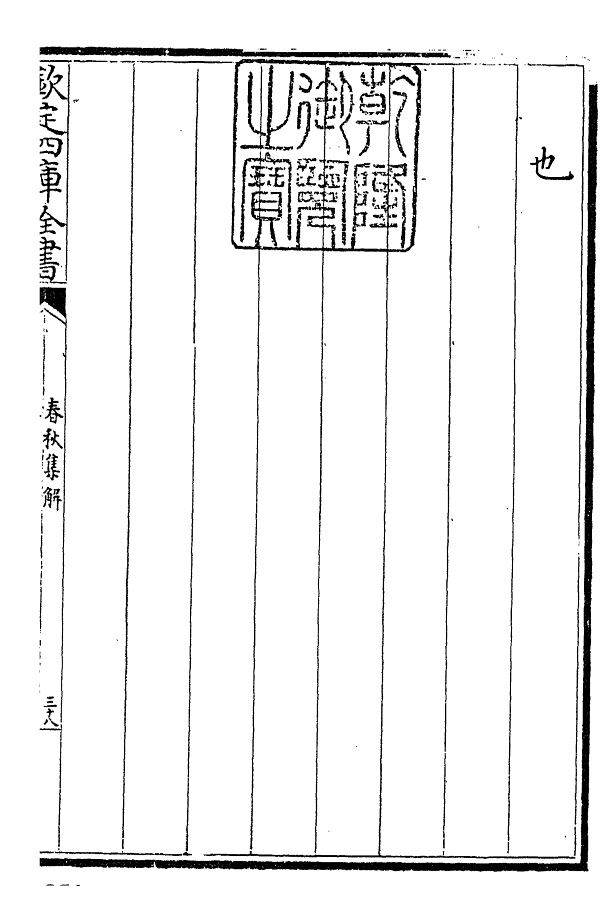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啖子曰內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

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為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獨死其官得其職為可録爾故舉其官不繫其人

也



春秋集解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春秋集解卷十四

宋 吕本中 撰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傳毛伯衞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伊川先生解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

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武夷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

總己以聽於冡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冡宰獨

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

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

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

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襄陵許氏曰王室大喪諸侯莫賻是以有求金焉書之非特王之譏也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陸氏纂例曰七月始葬

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君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所當略也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爲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并解在下文箕鄭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劉氏傳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爲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爲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䇲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

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摇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氏傳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

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武夷胡氏傳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

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

樂耳鄭及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復强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

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

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武夷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

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穀作荻來聘

左氏傳冬楚子越椒來聘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

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為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為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乃外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內外之辨內諸夏而外四裔義安

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叛乎王即以忘其祖矣聖人重絶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不齒列侯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遐荒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

泰山孫氏曰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此固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伊川先生解禮一失則天理滅亡將入于禽獸聖人

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諸侯

而有棄禮者則遂絶之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

但曰秦者外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楚子西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

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

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

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歴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

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注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盟也曷為不與公盟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作屈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蠻荒而中國與之等則楚人益强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

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于楚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圈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郤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鄋瞞侵齊杜氏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

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

公羊傳長狄也

杜氏注鹹魯地

劉氏意林非長狄乎曰非也春秋正名狄也戎也淮夷也白狄也赤狄也山戎也夷蠻也陸渾戎也姜戎也是不一名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公作盛來奔

左氏傳十一年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

辨疑趙子曰案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繆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於郕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

節乃云爲魯公以諸侯迎之之故即書曰郕伯乃春秋紊王綱也一何厚誣邪劉氏權衡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眞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公羊傳失地之君也

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自是

入齊爲附庸此而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常山劉氏曰太子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爲君也郕人豈可絶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亂乎

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之

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别非先君之女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經無子字

夏楚人圍巢

左氏傳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公作遂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賔荅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

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辨疑曰案例外大夫來魯未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

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伊川先生解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戰不書及交爲主也如秦初伐晉而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也

武夷胡氏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

左氏傳書時也

杜氏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須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世作世

左氏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

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

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

爲盛周公盛魯公壽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

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

公曰宮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

敬也

杜氏注大廟之室

常山劉氏曰覸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

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也已去魯而未至於晉也

狄侵衛

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公穀無公字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棐公作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何氏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杜氏注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公作邾意下同）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外楚也

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武夷胡氏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勿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棄盟黨惡之實矣夷狄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經書者三而皆曰有也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闕所不知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公作接菑于邾弗克納公作邾婁

左氏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

人辭曰齊出玃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勿從不祥乃

還

榖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

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㚘入千乘之

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

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

玃且齊出也玃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陸氏纂例其自以爲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

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莊九年陽生哀六年邾捷菑文十四年莒去疾昭元年之類是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

爲善

劉氏傳弗者遷辭也

武夷胡氏傳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廢置諸侯非也聞義能

從故爲之諱内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劉氏傳大夫出奔曷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可以不卒曷爲或可卒或可以不卒大夫去其宗廟

爵禄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禄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

劉氏意林敖不循法度自絶於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非以爲君臣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也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

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伐其位故異於此也

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陸氏纂例奔亡之美者莫過於子哀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宋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襄陵許氏曰大夫執雁義先去就如曹羈宋子哀蓋

得之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傳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何爲執之公子商人弑其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爲是執

之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爲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也此一事也曷爲再言齊人嫌也

常山劉氏曰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之母齊人均有罪焉

武夷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

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賊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襄陵許氏曰使魯能脩其政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爲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豫怠僭差政刑不敕卒困於齊斯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杜氏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義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

自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請承命於亞旅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之大夫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

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

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杜氏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

襄陵許氏曰以教之醜奔而録卒録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氏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杜氏注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

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襄陵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伊川先生解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劉氏意林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爲霸主齊弑其君興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諸侯又

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弑簡

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固以

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也從此觀之盟

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武夷胡氏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

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

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爲爲略之

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

賢於夷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於諸侯乎况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而况於鄰國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

鄭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名別賢不肖使弗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鄭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凡人之議法也所親則回所疎則察君子不然親則憐之而不以愛妨公疎則容之而不以枉誣正所以見王者之事也

泰山孫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也商人既殺其子又絶其母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杜氏注郛郭也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傳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蘇氏曰公羊曰自是無疾不視朔也定哀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不復視朔矣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矣視朔之廢非始於此也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

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武夷胡氏傳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

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民治神

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作犀穀作師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

杜氏注鄟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秋八月辛未聲姜薨

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毁泉臺

公羊傳毁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毁之譏先祖爲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毁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

道矣范氏注緩作主辭傳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

武夷胡氏傳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萠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

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

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

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武夷胡氏傳此襄夫人使帥甸攻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

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

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伊川先生解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杜氏注自僖閔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

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泰山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齊侯伐我西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泰山孫氏曰秦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

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欲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

其惡篡弑之謀息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而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

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

列而數之也

劉氏意林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春秋之文有常有

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不相襲也變之甚微讀者

難知也則以爲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虎將竊國謀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使學者比其類揆其情因是而知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也非聖人孰能修之哉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晉與人之陪隷謀覆其國意俱惡而禍俱大此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氏注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

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曰卒先君未薨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内也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子野非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人臣之心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

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范氏注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高郵孫氏曰子赤見弒宣公立夫人姜氏不安於魯而大歸於齊聖人書之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宣公之弒不亦明歟

武夷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

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施施

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

澤盡矣

莒弑其君庶其

陸氏纂例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晉弑其君州蒲之類凡四莒吳薛

呂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

也

春秋集解卷十四